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

宋 洪适 撰

啟九

賀建康張相公啟

庭揚坦制節換留都復用張子房人始知于良策今朝
漢社稷年新數于中興奔走郵籤震驚邊帳恭惟某官
材苞文武忠格神明榮惑守心嘗生作盟之變成池洗

日能返大昕之朝初秉執于鴻樞即尊安于龜鼎捫參
歷井國功遂固于西垂踏晉批周相業豈談于前代上
應棟隆之吉外消戶闔之虞出黃石穀城之緒餘掃青
草洞庭之蟠結威讐四方之長名知三尺之童何物吠
聲舉天飲氣怪已摧于偃月毒尚噴于含沙遠登俟德
之丘色無喜愠再翫反流之渴時有屈信惟用舍繫國
之安危而勝負視公之發縱居否既極旋乾匪難幸悔
禍之昌期稔叛盟之強敵九重赫怒顧割地之請焉可

從二帝陟方豈戴天之讐而不報廟謨潛定戎旆交馳
偶遣將之疲駑致涉淮而猖獗我師棄甲不競南風之
歌有馬飲江孰思多壘之辱人心正恐天意已回逢顯
冊之布宣快輿情而呼僂必資英望始却妖氛安石將
如蒼生何自有折衝之畫魯人猶望高子也願嚴叱馭
之程乘機盡復于故疆當軸聿迎于舊物某寅緣先世
踊躍大鈞盥手發函屢拜一行之賜驤眉茸纛庶叨三
握之私

賀吳殿院啟

芝檢疏榮柏臺進步動搖山岳眷自結于紫宸接箋雙
龍班益尊于黑豸端人益國嘉頌塞塗恭惟某官色正
芒寒心精詞綺高標聳壑仰喬木之千尋利器切泥別
良金于百鍊遭迴幾載舒卷有時自復入于帝城即高
驥于朝路暫分六察遂陟副端柱後惠文咸具瞻于風
采人中屈軼惟直指于姦邪大振紀綱即專機柄某夙
叨一挹屢辱三熏斯遠庇于卿雲阻再披于巖電削蕭

氏之牘雖結戀于離羣濯貢禹之冠敢纓情而效善

賀留守湯相公啟

肅驅駟傳光佩麟符朝廷不知周大夫久歌袞繡關中
既留蕭丞相必洗甲兵九廟尊安二郵震疊恭惟某官
材推帝賚望峻民瞻窮遠測深馳古今之千載植僵興
仆踰前後之數公玉燭斯調炎精益煥慶泰階之卓爾
懷綠野而翩然居東既鬱于輿人虛左至為之累月夕
羹浸起吳食靡寧當瓜步已應童謡恐棘門或如兒戲

勞軍下詔擇日戒嚴乃注想于棟梁以責成于管籥霖
雨之思賢佐孰應駿圖半夜而受神釐遂前龍席忠已
殫于石畫喜果動于咫顏冠規殿以立班入經帷而借
步睠茲行闕倚我上台雖宋璟留中不從東巡之駕而
房喬居守可無西顧之憂行復疆封再還魁柄某方漂
宦海難走沙堤精神折十里之衝式看偉業離奇為萬
乘之器終託洪鈞

賀柳運使啟

伏審戴星叱馭涓日視章咸屬耳于前騶獨驤眉于英
矩恭惟某官韜藏遠業充牧多聞璜珎呈韞櫝之珍杞
梓負昂霄之幹措刑天獄解密網于秋荼足用地官府
太倉之紅粟屬控弦之犯塞遂增竈以防江六轡有光
以穆寧主糧者救也千金所費必孟子持籌而算之大
愷采勲要津唾手某久聆廣譽幸借餘波敷衽論心將
釋仰高之恨裁緘寫抱少伸贊喜之誠

謝兩相還隔下年月啟

日月逝矣失未收于東隅江河濯之笑不騰于北壟貢
誠小牘拜况大鈞伏念某智不周身蹇而知命昨含沙
之巧中閱過隙以偷生長裾曳何王之門枉尋豈敢卻
行求前人之影退尺自憐逢黃屋之改絃焚丹書而彈
弁子又有子既齒髮之浸衰春非我春獨銓曹之相阨
念光陰之不再賴造化之可投遂獲舊羶少增短羽石
渠通籍固夢斷于昔遊朝散入銜將坐躋于正秩信眉
竊喜鏤骨有銘恭惟某官道德致君功勲闢國計安天

下猶泰山而四維澤任溝中作霖雨于大旱盡掃錮人
之弊蔑聞失職之嗟軫及孤踪還其故步某敢不隄防
墮甌創艾傷弓思枯魚涸轍之時鬼能相笑感黃雀銜
環之事人豈不知

淮東總領謝宰相啟

寄倉臺之使指方點鄉關督京口之軍須遂聯省戶視
章莅職貢牘酌恩伏念某學陋寡聞器拘小用兩州撫
俗媿任棠拔薤之規旬歲曠僚損倚頓監鹽之利正虞

顯絀敢覬褒遷名筮依烏想天街于夢寐智殊流馬惜
江道之轉輸方朝廷易將而築壇况淮海濟師而增竈
多多益辦孰流地上之錢陳陳相因必積塞下之粟豈
容謗薄乃冒使令茲蓋伏遇某官致主德威備邊慮密
璿璣以齊七政氣應變調尺筮以筮八紘功成談笑問
金穀甲兵之事用構櫨案稅之材欲五將軍不患乏興
恐一書生弗能塞責某敢不自鞭駑乘上答化鈞援枹
鼓而立軍門使之宿飽給饋餉不絕糧道戒在空餐

賀汪參政啟

顯拜制麻進參國秉忠臣謂之骨鯁久賴讜言執政猶
吾股肱具瞻良弼播傳所暨欣詠則同恭惟某官道秘
沈潛德輝發越友古人于千載備和氣于四時玉潤金
聲深造淵源之妙瑰意竒行外無表襮之華自得路于
青雲即受知于丹扆論諫皆本仁義卓爾囊封吐茹不
以剛柔瞿然簡劾方上流有攘敵之役以獨坐為視師
之行羽扇指麾聲逗遛之太將靈旗踊躍歸侵軼之故

疆遠却妖氛上寬晷食當和戰之事未定而攻守之議
並興必倚人英來司國是公輔間于兩社式轉洪鈞天
子守在四夷共觀上策某材慙樗櫟契託枌榆燕厦落
成欲奮卑飛之羽螺州前定茲符大拜之謠

賀表正言啟

顯膺制綍進陟諫坡速郵傳彈擊之詞繇宇起燮調之
望恭惟某官儒林宿學藝圃軼材人傑地靈稟光輝于
川嶽仙風道骨挹沆瀣于蓬瀛初步武于金閨將範模

于玉葉既登彤陛旋入憲臺曾黔突之未能已昂霄而
橫絕振爭臣七人之職致明主三代之隆削葉奉公欣
衆正之開路伏蒲獻可待一言以興邦某職有官箴禮
難賓謁聽朝陽之鳴鳳竊激懦衷寓遠客之雙魚庶通
鄙抱

賀張少傅啟

伏審誕布制麻進班孤棘武丁得一傅說致商道之復
興江左自有夷吾知羌人之必滅慶于朝社聲塞乾坤

恭惟某官盛德格天誠心憂國掃清君側紀虞淵取日
之功鏖戰關中得高屋建瓴之勢起燕閒而制閭閻遠
邇之瞻巖籌邊如卜于六龜增竈浸營于萬弩志將誓
楫利在投機赫英主之龍飛思宗臣而駟召介圭入覲
繡黼來歸信眉乘縱壑之秋造膝盡興邦之策連朝或
聞設醴中興幾于傳餐台鼎位虛有欲為王留者甲兵
任上疇咨曰汝往哉乃陟貳公之尊以受八面之敵開
莫府于撞牙之地護行都猶奠枕之年導桐柏而會泗

沂聿新使範分甯參而界韓魏大啟國名制五軍千里
之屯苞四履十連之寄犁庭可俟貌虎猶有鬪心偃草
而旋貂蟬茲惟故物某誦絲綸而溢喜因筆墨以貢誠
憲宗任裴度為難古皆如是鄭人報東門之役今豈不
能竚勒景鐘永光汗簡

回常州知郡啟

伏審式差穀旦來憩棠陰凡千里之提封皆一詞而詠
德伏惟某官受材卓偉函器宏深杞梓千章見謂昂霄

之幹璆琳五穀共推瑞世之珍自歷華途共傳美譽果
拜絲綸之寵超分符竹之榮揚贈扇之仁風芬芳大播
沛隨車之甘雨惠愛無私顧以薄材遠依餘潤曲柱一
行之寄但銘四益之謙

賀宣撫陳舍人啟

伏審光膺三接疊慶九遷綸出詞闡方欲鼓雷風之號
令節兼帥閫又將加草木以威名邸狀始傳輿人相質
恭惟某官韜經濟之業妙深湛之思譽早冠于英躔望

獨高于禁路國史咸稱良筆寧阿意以特書人主亦有
逆鱗敢犯顏而直諫輟從三院進表六官惟武部必講
于軍防以王人周行于淮甸屯田具便宜之奏保障有
險要之圖借箸以籌凝旒有喜天庭揖遜仰帝舜之重
華人傑延登先甘盤之舊學甫拜西垣之命即分北鄙
之憂蓋乾坤開撥亂之期使荒徼稍發蒙之語畫疆置
使貳秦階六符之權掌鑰殿邦行方伯連率之職仍冰
銜于鷗閣新油幕之麟符瞻前無鄰自我作古竚清邊

而訖事即當國以調元某執掌無庸忤懽有託理財給
餉懼不稱于使令經武視師幸竊窺于方畧

賀方鎮江啟

伏審課最乘邊恩隆易地長江古為天塹密護行都千
里方曰王畿斯名重鎮歡呼比屋企望高牙恭惟某官
量若海涵識猶龜卜盤根錯節知利器之有餘赤箭青
芝見敗皮之何用惟胸次足紛綸之學故人中推超卓
之材自舟退于急流幾轍環于諸道芳埃所播衆譽迫

歸再擁輜軒孟博有澄清之志六分符竹道州勞撫字
之心當淮漬大蹂于輪蹄獨淝水皆為之煨燼疇咨哲
艾還定流逋犢可買而已徧于田疇蝗雖飛而不傷于
稼穡共稱慈父丕變樂郊為氓俱受于一廛報政遂成
于五月榮開天上官近日邊汲直不薄淮陽折衝有賴
叔度之來蜀郡敷惠何難即迎紫橐之除寧為黔突之
計某自離賓幕屢換律筭豈期給餉于轅門復遇疑香
于燕寢訟棠可款曾無步武之遙蔭樾焉依更借齒牙

之助

賀平江沈侍郎啟

伏審移輪天末擁戟日邊已滌篆而颺芬庸發函而贊
喜恭惟某官卓然人瑞籍甚吏師學該治忽而恥作虛
談德稟雄剛而力行直道再分郡寄有龔遂之遺風三
仕京華無子文之喜色詞掖變斷憲之誚銓曹草盈几
之私懷鮑宣飢渴之憂上賈誼治安之疏邇遐相語鯁
亮有聲繫今日之輔藩獨長洲為佳地接近鳴珂之里

傳呼持橐之臣竊聞班祿之初已見恩威之並老姦削
迹編戶信眉凝燕寢之清香棠陰閒暇開高秋之紅旆
竹使尊榮方廷中厯召于敢言况海內共期于與政即
尋入覲之詔復結去思之情某密邇門闕焉依宇覆問
一歲錢穀之入正仰殘膏交四隣賓客之辭敢藏窘步
賀兵部周侍郎啟

伏審入覲咫尺顏復騫禁路征塵未靖擇武部以非輕國
勢既尊慶故疆之可復郵音所暨輿誦載騰恭惟某官

古學貫穿時名暴白懷孟子敬王之道抗霍光震主之威腕脫把推閱儉人之馳驚燭照龜卜決邪黨之消亡以砥柱而障頽波蓋疾風而知勁草改絃之始荷橐于中益高難進之標不改後凋之操翩然出畫久矣專城會上聖之龍飛先羣公而駟召造膝皆光前之說沃心無見晚之嗟方興闢國之師遂摠司戎之柄匈奴直百年之運共畏軒臺宰相遂萬物之宜共期隆棟某情深仰斗迹阻披雲給餉軍門亦是夏官之屬儲材客館敢

追望士之蹤

賀戶部趙侍郎啟

伏審拜命中宸為真左戶播褒綸于六幕榮寶帶之九
鐶恭惟某官充牣多聞縱橫利器光前絕後名聲顯于
朝廷肆外閤中議論冠諸宗室久騫禁密妙簡淵衷足
用地官斗筭之徒何算也伸威天府銖兩之姦皆知之
以細札而攝空遂青氈之圖舊蓋萬旅雷驅之役正干
金日費之時自非鞭算之過人安得錢流而富國實材

復用輿誦迨歸助成再造之勲益對非常之渥某自憐
骭骯獲託幘幪率屬分曹身隔江湖之上裁絨遣介心
馳階闥之間

賀陳運使啟

伏審言出明綸任隆膚使已入疆而滌篆敢憑驛以裁
緘恭惟某官峰距高明材能超詣詠羔羊而厲節參軌
前英瞻黃鵠之凌空著鞭夷路皂蓋溢昔襦之頌朱軒
攬沃轡之威吹噓既徹于榻前飛輓孰踰于轂下二星

盻次應穹漢之編珠四牡載驅邇清班之鳴玉某夙聆
廣譽未際高標督餉轅門正懼西曹之謫搖情賓仞願
分東壁之光

賀張樞密啟

伏審嚴宸圖舊密地陟明運籌帷幄之中遐衝震疊斂
衽廟堂之上神器尊安庶陞有光塗川相慶恭惟某官
聖門觀妙昭代蜚英識極高明質著龜而不惑氣至剛
大壓嵩岱而莫搖共尊難進之風獨保後凋之操龍飛

有作駟召鼎來安石將如蒼生何難從雅志魯人猶望
高子也拱竊近音方宿留于中途即延登于右府入朝
之始通國相歡天子守在四夷式觀上策公輔間于兩
社即轉洪鈞某躍冶情深班庭迹阻螺洲前定知爰立
之有期燕厦落成何卑飛之足歎

盤洲文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一

宋 洪适 撰

啓十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朝昕出命接晝疏恩御史振烏臺之威筆端可畏
舍人示鳳閣之樣紙價浸高士歆稽古之榮國受得賢
之福恭惟某官驪淵瑞世冰壑照人綽鞅軒轟淡墨題

乎鼎級吹藜晬燿雌黃西乎靈篇得召節而復來入著
庭而橫絕接武赤墀之下玉壘益光去邪雙闕之前銅
山俱破遂藏黑豸爰對紫薇一札成文雅思未嘗淹晷
五花判事英躔真若聚星名已冠於倫魁材共期於丞
弼某情均燕賀望隔雞翹問金穀以備員卿雲迺託想
簪紳之贊喜宿霧難披

回諸郡賀正啓

伏以太極函三氣斯分於人統林鍾益一數可忖於律

甯對歲事之權輿萃侯藩之第祿伏惟某官軼材耀穎
盛德照鄰緩帶輕裘凝清香於畫戟盤根錯節發游刃
於新硯令旦斯逢長年可頌企賓階而矯首憑書驛以
馳心

賀朱鎮江啓

伏審驚序借材寵河圖之高閣虎符拜命鎮天塹之雄
藩既過家展上冢之榮想泛宅作下車之計恭惟某官
漱芳聖域紹美相門朱草嘉禾披瑞篇之珍物盤根錯

節發利刃之新硎項督鑲於淮濱實建臺於京口清埃
載道比屋知名入補稽臣腐太倉之紅粟進蕪棘寺解
密網之秋荼會千里之難其人數九卿以重茲選民情
皆已素習郡政斯可速成文駟來迎謂五十年當貴亦
褊矣褒衣欲改聞二千石之到而瞿然某稍闊英躔遂
依德蔭伐柯取則正尊前事之師析札杼情恐獲後時
之譴

賀張都督啓

伏審臚音廉陞置使樞庭提江淮表裏之封重開幕府
注將相安危之意再造皇家荒裔息心泰階齊色恭惟
某官著龜先見松柏後凋當聖哲馳騫之時洞文武弛
張之道人憂多壘國倚長城謝傅總軍宴衍可清於羣
寇晉公督戰功名夙震於四方强弩爭驅靈旗有待受
降盈光被之障攄憤指冒頓之區入籌幄以同寅相尊
等耳出言綸而誕布朝論翕然旗鼓一新營屯如故宜
星氛之退舍無絕塞之傳烽兵事節度皆付公益隆劇

委天下平治誰舍我庸慰具瞻某仍世蒙恩彌年稟命
大鈞播物詎遲造化工千里餽糧敢後樵蘇之爨

賀太平州虞尚書啓

伏審牽絲離闕滌篆專城千里迎新甫森兵衛之戰一
麾借重非厭承明之廬仰風采之光前懼音郵之落後
恭惟某官世推詞伯天挺佐臣書笏珥彤立螭坳之要
地荷橐著紫儀鷗閣之清班會北國之興師貳元樞而
經武獨高祕略迄掃兵氛運籌帷幄之中聽履星辰之

上任秣馬厲兵之事為捫參歷井之行揭節故鄉相如
諭蜀父老犒師新境三輔見漢官儀遠趨尺一之程密
邇魁三之象並塞復驚於多壘綠江莫急於价藩羽扇
綸巾牛渚席往年之勝輕裘緩帶虎符分中昃之憂少
埃解嚴即期熙載某不披宿霧再變春灰茲給餉於南
徐獲分光於東壁使之代斲已為蟠木之先何以免愆
更賴餘波之及

回霍新恩啓

造榜棘闈標名鴈塔雖科甲第五同杜牧之歎而鄉閭
寡二有吾丘之夸伏惟某官聲叶舜儀寶參郢握聞仁
義道德之說講習淵源識鳥獸草木之名貫穿訓故既
問津於官海即影組於榮途介弟得人竊幸一莊之獲
癡公責子徒勞累月之答

賀王侍御啓

伏審命出前旒權尊橫榻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堯一
角義冠仕者皆嚴憚黜幅員共語綱紀畢張恭惟某官

天以剛方古之直諒廣庭大對洗凡馬而一空要路重
來別良金於百鍊方招諸生而誨道德之說已立石陞
而書起居之言凜朝望之無隣慶臺端之獨步惟雌黃
夙判於曾次宜白黑大明於筆端去姦邪於雙闕之前
義方之聲不墜語軒檻每數刻而罷仁約之眷益深孤
忠不避於嬰鱗羣枉相驚而落膽風霜若是霖雨可期
某引脰雲遠庇身江介望風而解印綬未敢賦歸餽糧
而後樵蘇所憂獲譴

除司農少卿謝宰相啓

兩載供軍無補千金之費亞卿分職忽叨九扈之榮被
飾蕪音銘藏大播伏念某續鳧則病處鴈不鳴天既賦
之材驚人皆知其綆短失瀛洲之故步久隔朝班盜列
宿之虛名外司戎賦增竈出日邊之旅連檣嚴淮外之
期呼庚癸於首山偶無羽檄東春秋於高閣焉用毛錐
况襁負之東歸復縲俘之北至析毫言利者鮮矣上策
張頤頊哺則倍於曩時問一歲之錢穀幾何豈能瞻用

魏千里而樵蘇在後所慮乏興曾蔑微勞敢圖明陟竊
揆僥倖之故悉由造化之私茲蓋伏遇某官任重濟川
權尊挈國和玉燭之四氣開壽域於八荒政事內修有
輸平之強敵巧拙雜進無飾詐之宵人恐絳老之辱泥
塗若周公之下白屋曲憐棄物良苦巖官借其惟月之
稱廣此如雲之覆某敢不思惟推擇畏懼曠瘼財貨未
豐魏宏羊之心計箴規可獻戒顏異之腹非

回郡守賀除少卿啓

給饌再葺懼軍需之不足竄名九列慚使指之無功揆
謫薄以奚堪知游揚之有故恭惟某官高標聳壑瑞物
媚川夢既協於三刀歌已宣於五袴奉夜半之問將寤
意以牽華擅月旦之評每過情而借譽致茲誤渥廼及
衰蹤顧弱楮之未緘拜珍題之先辱賓階何遠尚乖宿
霧之披譴域可逃更賴餘汲之及

賀湯左相啓

伏審庭宣顯冊位峻元台黑頭人曰三公巖瞻已久青

龜我之舊物鼎任迺新廟社奠安華夷稱頌恭惟某官
聞多而約氣大以剛一槩諸聖而譏重黎名超前哲五
尺之童羞稱曹陸文擅正聲蚤符夢卜之求獨盡都俞
之美開通公道室塞倖源帝達四聰選臯陶不仁者遠
矣天享一德若伊尹則見而知之中尋綠野之游甚鬱
蒼生之望會聖君之繼代思舊弼之贊元復作棟梁兼
籌帷幄定國是則自治為上策固邦本則若烹夫小鮮
兩宮資調變之勛四海企升平之效材翹東閣無失職

以書空謀寢北鄰遂乞盟而款塞方將豐財而圖朽貫之積誰謂忘戰而生藏械之疑蓋後先進退必度於時宜而今古安危具存乎世監侯顓面有同於飢渴故信眉相慶以謳登某竊伏江干莫披河目誦賤子於百寮之上屢玷衮褒器蟠木於萬乘之前更資鈞播

賀張右相啓

伏審誕敷渙冊復正台司望赤舄於我公浸逾二紀還青氈之舊物請視六符宗祏蒙休璣衡獻瑞恭惟某官

學輕王霸忠貫義娥乾坤資整頓之勲鼎鼎著調和之
效重開督府大暢王靈自陝而西召公主之權均內外
由斗以南一人而已望聳邇遐城池堅固於金湯師旅
比方於熊虎傳檄而遺民蟻附抗旌則士衆麇驚軍容
彰無敵之威邊備室可窺之隙察秋毫於萬里寬晨食
於兩宮天欲興邦將犁庭而制勝敵能覘國遂款塞以
輸平美繡裳之來歸思霖雨而爰立廼居宰席仍總籌
帷方圖事揆策而務出萬全蓋收功立名而可期再造

登庸之始歌頌無前某久泛恩波獲逃譴域增千金於
敝帚屢玷袞褻轉一氣於洪鈞敢奸器使

賀交代王少卿啓

伏審肅將王命來治軍需聆鼓檝之非遙冀班荆之有
便恭惟某官材能超詣峰距高明朱草嘉禾披瑞篇之
珍物盤根錯節發利刃之新硎蚤負時名已光郎選俛
仰鑑湖之上驅馳蜀道之間刺史問以六條屢更使指
天下號曰八俊遠繼芳塵茲涉農臣將持從橐乃以屯

田之奏遂分給餉之權興十萬師則費千金自然優裕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正賴幹旋助成清壹之勛益對便
蕃之渥某二年無補百謫已盈竊欣故舊之來獲託子
孫之契積薪居上祗慚糠粃之揚膠柱不調尚幸瑾瑜
之匿

回秀州姚知郡啓

叨榮禁路備數詞垣拜刻畫之好辭佩吹噓之高誼伏
惟某官長離覽仞結綠輝山蚤馳騫於翰墨之場尚倥

惚於米鹽之事襦歌甚播璽召可期我輩登科久厚顏
於李邵吾徒掌制復縮手於柳州未寒蕭寺之盟更賴
殘膏之助

回明州趙待制啓

北門攝事已積空餐西掖代言甚慚窘步誤寵莫知所
措游談厥有自來恭惟某官川嶽靈暉鳳麟嘉瑞出神
明之貴胄負標的之清規德備忱恂獨樂東平之善學
該貫變盡讀河間之書屢誼五袴之謠疊應三刀之夢

憩棠陰而聽訟白日顯行拔薤本以抑強嚴霜可畏每
吹噓於朽質有刻畫之珍題某夙仰英猷密依餘潤搖
情賓仞莫瞻五馬之光寓意書郵奚報雙魚之遺

回宣州陳殿撰啓

伏審疏寵出

闕

佩左符之重涓剛滌篆爭伸前弩之

迎老稚蒙休封圻改觀恭惟某官星躔隕祉月脇鑄辭
卓爾昂霄壁千仞而獨立汪然韜世陂萬頃以有容自
高鵷鷺之行不藉虬蟬之援蓬丘影組久領袖於英游

柱史揮毫浸羽儀於禁路芳埃益邵公望所歸方批敕
於要津乃把麾於名郡清香畫戟洽惠露於郡編疊嶂
雙溪踵詩聲於前躅寧容黔突即近賜環某叨綴近班
仰依餘潤搖情賓仞莫瞻五馬之光寓意書郵奚報雙
魚之遺

回劉侍郎生日詩狀

五十當貴偶同治越之年八十為秋難辱借秦之諭珠
璣可玩瓊玖是慚空積感懷莫知報禮

回工部胡侍郎啓

伏審契元后之虛懷尋貳御之故步典刑所繫表著有
光恭惟某官昂霄聳壑之長材斂錡淬鋒之利器乘桴
浮海嘗久厄於讒波東帶立朝遂橫翔於禁路蹈載籍
致君之道積平生憂國之言掇一麾阜蓋之行領兩組
青氈之舊備周王之器械蓋賴遠猷為漢室之棟梁竚
觀偉業茲勤翰墨來訪丘園佩四益之謙斯惟盛德展
七襄之報祗媿前聞

回饒州王侍郎啓

伏審急流易退暫違上笏之班荒政盡行俯屈左符之
寄光前聳望來暮興謠恭惟某官際美台衡騰芬俊軌
演綸彰獨步之譽持橐起橫飛之程旱魃為災咸慮晨
炊之闕寓公作牧便同畫錦之榮亶為謀國之英必有
棣民之策一屢復受千里更生顧此居閒欣然借潤將
款榮花之論先藏烹鯉之書

答鎮江宋尚書啓

伏審異恩亨否還舊物之青氍重鎮承流凝清香於畫
戟江山動色草木知名恭惟某官識略高明智能超詣
早騫禁路積三千牘之嘉謨久蟄故園藏十九年之利
刃當宁渴儀刑之想起家膺方面之除惠露所霑騷謠
競起即迓璽書之寵復歸簪筆之班念高閣於英躔屢
變更於綬律得烹魚之尺素深仰謙光想舞鶴之高樓
無因譚款

回贑州陳侍郎啓

高牙在望飽聞五馬之聲健步徠前遂辱雙魚之惠敬
修短札曷報英瑤恭惟某官負昂霄聳壑之材利斂鶚
淬鋒之器論思獻納居紫橐之上游撫字追科慕黃堂
之下考報政已踰於五月賜環將出於九天顧此衰遲
潤馬睽隔藏孟公之牘少慰馳心覽漢聖之書不能釋
手

回錢樞密啓

絲綸出命走天下之置郵惟幄運籌得人中之英傑國

勢奠安於九鼎魁躔協比於六符伏惟某官瑞應舜儀
寶參郢握片言自能寤意多士孰敢追蹤鳳掖摘詞文
聲擲地瑣牕批救忠力回天歲已慶於九遷畫益隆於
三接徑躋宥密仰贊規恢齊人歸鄆謹之田大儒有效
宣王復文武之土中興可期記往日之從容驚流年之
荏苒不圖翰墨來賁丘園行四益之謙茲惟懿德脩七
襄之報深媿前聞

回劉侍郎啓

班聯玉筍蚤騫從橐之榮符佩銀菟曲借侯藩之重雙
旌密邇四境驩迎恭惟某官學縕高明材資超詣涉要
津而闊步結當宁之深知貫朽粟陳過宏羊之心計裘
輕帶緩指叔子以肩齊精神已折於遐衝盤錯少休於
利器值仍歲秋收之損致九重旰食之憂思忠信慈惠
之師行勞來安集之政廼煩舊德遠林疲吐窮閭免塵
甑之嗟森戟非黔突之地念睽違之浸久喜會合之有
期燕坐揮犀遂幸盍簪之款郵籤倩鴈自慚削牘之遲

盤洲文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二

宋 洪适 撰

題跋一

跋歐書溫彥博碑

按新唐列傳云溫大雅字彥弘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如史所書則是彥博兄及弟皆名大字彥獨彥博反此耳近世陳朝散正敏著遜齋閒覽間證史傳之訛謂

古人蓋有以字顯者彥博當是以字行於時殆舊史之誤而新書未之正竇革作唐書音訓亦云以兄弟名字推之似名大臨而字彥博予考新唐世系表乃云彥將字大有又顏魯公嘗作顏勤禮碑內叙顏溫二家之盛其略曰思魯大雅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遊秦彥將皆典祕閣如表之所書碑之所序則是彥博彥將皆以彥配名惟大雅異耳又歐陽文忠公在中書日有顏氏裔孫獻其祖思魯除儀同誥內云內史令臣瑀宣

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公謂不應稱臣而書
字彥將固當為名惟三公名字不應伯仲異同後人率
皆惑之予家有彥博墓誌及神道碑皆云諱彥博字大
臨不云其以字行陳竇二公雖疑史策之誤然碑碣不
容失實其說無據當從碑誌為正以魯公之文思魯之
制新書之表為憑則是大雅獨與二弟不同予復考大
雅嘗撰唐創業起居注內書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
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

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此則溫氏昆弟皆以彥為名明矣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又顏碑亦云大雅抑又何耶蓋唐之孝敬皇帝諱弘如弘文館改昭文弘農縣改恒農姓弘者改洪徐有功本名弘敏亦緣避諱遂以字行大雅正類有功亦以孝敬故遂稱其字耳難者曰有功蓋避同時諱大雅生在孝敬之前不應亦避其諱是不知生雖不避後世追改之故稱其字為名如晉書避高祖諱不云劉淵而云劉元海避太祖

諱不云石虎而云石季龍李延壽亦以韓擒虎為韓禽
司馬遷作史避武帝諱改蒯徹為蒯通班固避宣帝諱
改荀況為孫況為明帝諱改莊忌為嚴忌史策之例緣
帝諱而更易姓名者多矣新書有韋弘機傳而舊書止
作韋機又可見其因孝敬而削也新書正之故復用本
名而大雅猶名其字者蓋當時國史所改新書因之不
加研究失於復正故爾

跋歐書皇甫府君碑

皇甫誕當漢王諒挺禍之際能抗章力爭至幽囚狴犴
猶發局城之謀事偶不克遂殞其軀可謂忠節凜然捐
生靡顧者也北史列傳既不能發揚其英烈至叙其官
秩又多闕略傳云開皇中遷治書侍御史後為尚書左
丞拜并州總管司馬以抗節遇害碑歷叙其仕周為畢
王府長史隋初授廣州長史為益州總管府司法傳雖
略而不書可也至除比刑二部侍郎及自御史之後歷
大理少卿再為尚書左丞河北河南安撫大使其贊并

州也加儀同三司其贈柱國也兼光祿大夫史皆無之
蓋其闕也又碑記其祖贈膠涇二州刺史而傳止稱涇
州碑云誕字元憲而傳作元慮是皆其失考此碑乃誕
子無逸與歐子併肩於武德貞觀之間故于製其文而
歐筆之決無誤者况皇甫終於隋仁壽間李延壽修史
在唐正觀末相距四十餘年已脫略舛誤如此况遠者
乎

跋歐書丹州刺史碑

率更之書名天下而為後世法世傳絕筆於丹州之一
碑筆力勁健他書無出其右者今視其書信然而石
文字剝滅尤甚世無復知丹州為何人詳考其碑隱然
猶有公諱宗字平高六字按唐史裴寂之左方有張平
高一傳史載其在隋為鷹揚府校尉事唐授左領軍將
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守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
還第所書與碑同則知崇之姓張氏無疑矣而傳載歷
官次序甚略於碑疑崇無赫赫大功故為史氏所略而

傳云以坐事還第碑乃美其知止戒覆以就閒蓋碑誌
溢美無足怪者傳又書其追封羅國贈都督事而碑獨
不記則是勒碑之後復被寵褒作者不及記之然崇之
本傳及忠義傳列凌煙功臣及裴寂傳所書皆云張平
高而不名豈唐人多以字顯如殷開山之類史冊皆以
字稱者乎但唐人雖以字顯史必隨著其名今平高本
傳則亡之豈其史氏之逸乎凡唐史紀人姓名尤多繆
誤如鄭潛曜乃作郭潛曜程處亮或作程懷亮之類今

平高之碑既不載其以字行蓋史家刪修誤以平高為
名余嘗考殷開山名嶠封德彝名倫高士廉名儉尉遲
敬德名恭姚思廉名簡高季輔名馮蘇定方名烈唐休
璟名璿郭元振名震王方慶名絳在唐無所諱避不知
何為而行字遂至君臣之答問詔旨章牘之所稱一切
以字若李靖見於紀傳皆書名而裴寂傳後載武德九
年差功之事則又書曰李藥師是既以名稱又以字行
此尤為二三唐人名字余久惑之因平高之辨略志其

梗概云

跋歐書唐瑾碑

唐初文章承五代之衰務以駢儷為工碑誌之作多浮靡而無事實惟世系子孫官封名字可以考據唐瑾碑乃于志寧所撰歐率更所書今以其文考北史列傳則史之失甚多碑云瑾字子玉而傳作附璘新唐世系表又作子瑗蓋玉瑗小有差衍傳則誤矣碑云瑾曾祖儼祖文輪而北史於瑗之父永傳云父倫祖揣今以新唐

世系推之則揣乃瑾之高祖儼則其曾祖正與碑合傳既逸儼之名遂誤以高為曾

闕

瑾祖名文輪而傳作

倫既失實矣新唐又作輪字文轉此又唐書之失碑云文輪終東萊太守而傳作青州刺史唐表又作青州太守且刺史之秩尊于太守使文輪歷之則作碑者不應不載此北史之誤又太守乃典郡之稱唐表云青州太守非也碑以儼為守東安而表作東海亦非也碑云永終車騎將軍唐表作儀同三司則楚碑記其武散官之

崇者表書其文散官之崇者傳置不書碑及唐史皆云
永為平壽忠武公而傳又不書其謚皆其闕也碑歷叙
瑾初以魏大統元年為員外散騎侍郎周文引為記室
及河橋之勝而封平昌縣子是年有陟岵之憂起為太
子舍人遷膳部轉右丞加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
散騎常侍轉吏部郎中龍驤將軍然後改伯臨淄繼除
黃門侍郎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吏部尚
書然後賜姓宇文于謹南伐以為行軍長史謹多其才

求與通籍然後更萬紐于之姓江陵既平乃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進公爵而本傳云封姑臧縣子累遷右丞吏部郎戶部長進驃騎儀同賜宇文及萬紐于姓進封伯轉吏部長奪哀復位從于瑾平江陵以勲封公今據碑所載則始封乃平昌而傳作姑臧碑云喪父在魏大統三年封子之時而傳乃在作吏書封伯之後碑云奪哀為舍人而傳云復吏部尚書碑云封伯在未賜姓之前而傳則在後碑云賜二姓在吏書之後而傳

皆在前碑云從于謹南伐然後更姓萬紐于而傳則先
已更姓凡歷數年始同戎事碑云驃騎儀同之命在江
陵已平之後而傳乃在未賜姓以前其他歷官傳多闕
之獨傳有戶部之除而碑則無之碑又叙自入周之後
嘗為宗伯出判柘蔡授司宗御正轉內史納言又刺荆
州遷大宗伯而亡本傳乃云出判蔡州歷柘硤荊州入
為吏部御正納言內史除司宗而亡如碑所載則是出
典二城乃入遷四職復出治荊据傳則是連尹四州然

後入官中都以至蓋棺不復補外碑則自蔡州入為司
宗傳則歷遷數職而終於司宗惟傳有碣州吏部二命
而其碑不載碑云生為大宗伯而傳云死贈小宗伯碑
有刺史之贈而傳無之碑云諡獻而傳作方唐表又作
文獻若此之類皆以碑為正蓋唐皎歷任於武德貞觀
之間志寧親受其事而作斯文必無誤者予既辨二史
與碑之牴牾因以北史之傳校新唐之表傳云永孫悟
而表作怡傳云瑾次子令則而表作則又二史之不同

者然北史之誤其可一二言哉

題松漠紀聞

右松漠紀聞一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漠耳目所
接隨筆纂聞孟公庚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
書握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
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從炎荒視膳餘日
稍亦談及遠事凡不關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
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

柄臣蓋棺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賡恨泉下鳩拾殘編
僅得數十事反袂拭面不復彙次或可廣史氏之異聞
云爾

題輶軒唱和集

右輶軒唱和集三卷紹興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張公
邵朱公弁自燕還途中相唱酬者中興以來出疆者幾
三十輩或留或亡得生渡盧溝而南者三人而已初朔
庭因赦宥許使者歸其鄉諸公懲久繫幸稍南率占籍

淮北惟先君及二公以實告既約和於是淮以南者廼
得歸八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張公至乙巳朱公至九月
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是月甲子出為鄉
州後四年南遷八年薨又三年賜諡忠宣張公以修撰
祕閣主佑神觀是年出居明州後六年待制敷文閣六
年為池州明年卒朱公以直祕閣亦主佑神觀明年卒
先君字光弼饒州人張公字才彥和州人朱公字少章
徽州人

題金國文具錄

右金國文具錄一卷賈生五餌計亦匪疏尚父六韜愧
未能習以今概古非人力之所能致宇文氏既為薊其
書力强先君同污新秩初有翰林直學士之命又有中
京副留守之命最後有承德郎留司判官之命先君以
死自誓文章銜袖至於再三卒拒不受王春二月家弟
遵邁接踵召對上謂先君與宇文虛中同時作使宇文
受偽命先君獨執節不屈且道秦檜毀隔之說所以不

得大用嗚呼淵衷不忘舊編具在攬涕涉筆存之左方
敬書先忠宣賜謚制書後

臣聞足再刖而王顯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忠
邪至身後而是非始判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于既死
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先臣當戎馬紛紜之際使不可測
之絕國十有五年然後歸陛下謂蘇武不能過且許筆
賜其傳會先臣席不煖而遂弗獲藏金璧之寶今又十
有五年弟遵入對陛下褒歎忠節復道前語思念再三

寵之令謚生雖奇剥芬香多矣臣謂衛律李陵屢說而武不降先臣則為宇文虛中韓昉所逼三換官而不受張勝事泄武有擬劍幽窖之危先臣則不同龔禱仕齊寧蹈利刃冷山無以異於窮海之北餬口於悟室無異於斡王隻影南翔所不及牧羖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表朝長樂于燕間道蠟書其至有九潛見王人幾債牢戶問答往反皆有關庇民之語投其詩文篇篇以戢兵為意此則武之所無者陛下以為武不能過聖訓明哉

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繫而歸纔得一典屬國揚
敞無功迺為搜粟都尉遂謂光顓權自恣疑有非常而
秦檜排妒先臣不使一句寓乎玉堂之直致陛下有大
用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異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
特甚於武武之一子黨叛人而誅漢廷憐之為之遠贖
敵出蘇氏願以不絕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
傳強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清明則亦禁錮就死嗚呼
一言華袞萬世不刊易名崇終正休麒麟圖畫諸孤不

肖咸叨錄用恩徧存沒又過蘇氏臣礪石以識異渥泰
龜逢吉鎮之松區洩九京之冤鼓忠義之氣於茲見之
題曹公顯所書陳體仁梅清傳後

香草以比君子固多見於騷人之辭至剛長歲寒之際
能舒翹揚芳表表於風林雪嶺間惟梅為然其奔軼絕
塵之姿殆與莊士端人無異彼揭車杜若尚不敢與之
齊驅而冶桃繁李暎若乎其後誠未可同日而語陳君
用太史公法為作佳傳曹侯一見知賞泚筆特書而冠

文其首抑可謂三絕也

跋杜氏墓志

夫利不十者不易業若良弓良冶之子必世其家可也
杜君以和緩之術聲於鄉而以周公孔子之道命厥子
使其後能揆藻決科翔纓華塗推父祖湯劑濟人之心
以施有政茲無負羸金之遺矣

跋米元暉畫二

丘壑之士久寂寞則起朝市之念朝市之士久喧囂則

懷丘壑之放古今之理一也予贊治丹丘雖環郭皆山
可以拄頰而霞城雲嶼亦得駕言窮覽然塵纓冗牘之
所羈束終不能瑩心而醒目米西清所作瀟湘圖曲盡
林臯煙波之勝遐想鷗鳥之樂良不可及予嘗客毗陵
一葦太湖舊矣去之六年風朝月夕則思怒濤裂山澄
漪見雲夢寐間時一往焉觀此恍然所謂逃空谷而喜
聞足音者

跋孔門四科圖

魯論第孔門四科先言語而後政事太史公先政事而後言語此畫有行行其容者似子路氏而次在八是以魯論為序者也

跋十六尊者圖

天台石橋世稱尊者道場歸心佛氏者薰洗齋宿或見林端有殿閣之形而聆鐘鼓之響千燈發光擁錫來去屑然有聞予嘗歎其山慨無所見手舒此畫為之肅然作禮

跋蓮社圖

惠遠師作淨社四方不約而至者百有二十三人此其表然有稱者師欲致范武子而不可得謝康樂欲同社而師不納彼招之不來麾之始去亦各從其志也

跋戒殺文

禮云牛羊犬豕無故不殺蓋君子心根於仁必不至暴殄天物佛家者流集殺生事作文以戒世使中人覽之可以止殺遷善此書其仁者之用心乎

盤洲文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

宋 洪适 撰

題跋二

跋登瀛圖

右登瀛圖一卷卷首攘袖醉者為蘇世長伸欠者為許敬宗捉筆欲書者為褚亮凭欄目騖者為劉孝孫一介附耳有所白者為蘇勗交手對之者為薛元敬童子奉

杯小冠者受之者為蓋丈達幅巾按股被酒而寐者為
李元道捉筆運思者為孔穎達左手持杯者為李守素
面之者為姚思廉童子奉巾盥反顧而吸者為陸德明
坐柳下者為虞世南執卷闕條者為顏相時帶解欲結
者為于志寧撮巾羽衣倚老木者為房玄齡杖筇而相
語者為蔡允恭袖手芭蕉旁者為杜如晦凡學士十有
八員坐者十立者三倚者四醉者一其供給之人坐而
奏樂者六人立而句樂者一人司筆研者三人侍左右

者五人掖者一人白者一人進器者五人職器者五人
執器者亦如之意錢於馬前者三人蹴羽錢於驢前者
一人執鞆者八人舉韜負笠持帕者各一人牽驢者一
人臂隼與休者各一人凡供給於前後者四十有六人
巾之人二十有七帽之人一結髮之童七垂髻之童十
有一其馬十有二受鞍羈者十羈而欲鞍者與羈而馭
者各一驢一隼一狗一鷲如驢隼狗之數而倍之曲欄
見其面之三長案方牀茵坐之具二十有二笙笛塏篴

樂之器八酒尊茶甌果柸水盤食之器九十香鼎燎鑪
書槐印室筆墨巾幕用之器十有八箠服筭勝圍人插
其腰者二古不大小五芭蕉大小五柳一凡畫中之物
如此合而名之曰登瀛圖其人物器用草木羽毛之狀
雖屢經摹寫猶存妙處梗槩遐想英標植愚祓陋正觀
之治豈無權輿故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
非一士之略

又跋

唐文皇既已羅羣英入幕府因命閭立本肖象題其爵里名氏曰十八學士寫真圖予始傳此畫所識姓名有與史氏不同及闕文者因併存之畫云蘇壹字世長劉存標字德祖蘇勗字謹行薛莊字元敬蓋文達字文達李元道字元易李守素字仲筠姚思廉字簡之虞世南字德施顏相字時睿房玄齡字喬松蔡允恭字克遜此畫雖不可指為祖述閭本要知非出近人所作

跋周生卷

或譏周生儒其家迺束書不務有棋癖予扣之答曰自
始結髮與羣從兄弟游學晝孳孳焉志于奕師既寢則
焚膏對局樂之終夕不厭洵然有意得心解處故日進
於技而學益以落予曰子以棋奪學固非矣今年未冠
技之精已藉藉薦紳齒牙間異日孰與子角彼書不能
以記姓名劒不能為一人敵鹿鹿老死無一長者視子
有慚色矣

跋陳承休所藏名賢帖

右歐蔡蘇黃晁秦米公帖一卷莆田陳承休所藏予於
五羊見之遠方家鮮收書欲借漢唐正史尚艱得乃有
博雅之士軸鉅公寶墨自隨忽如明珠美玉飛墮吾前
枚几展玩便覺蠻煙瘴氣為之辟易

試夏守真筆

燕無函胡無弓車粵無筆燕之函胡之弓車非無也人
皆能之也粵無筆材梗之也穎既俘于秦其苗裔南不
踰嶺雖有良工不能善其事九江夏守真客寄番禺乃

能束雞羊握毛而圓健耐久與宣城諸葛毗陵周名相
甲乙諺曰巧婦不能作無麵不托豈其然乎

跋歐率更臨帖

歐陽率更真墨今其存者鮮矣况所臨又王中令帖乎
氣骨洒然典型具在如明珠美玉不待褒拂而人皆知
其實也

跋呂子猷小簡二

子楊子曰書心畫也筆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矣觀呂公

子猷之書可知其為莊重君子

予不及識呂子猷聞其律身有繩墨莅官如水霜非禮弗蹈今與其子子毓游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

跋李運使瑞芝頌

道人失職詩之不作蓋千有餘歲嘉成美宣之什茂聞耳矣臨淮李公以白水龍蛇之輔駸駸筆橐紹興丁丑芝產清廟公慕風人之歸美乃集三百五篇之辭作嘉頌十章其句二百上下貫穿豐而不餘起商迄周合魯

衛曹鄒諸國所作妥然若成一筆無齊人不類之譏非
深於詩者能之乎漢歌齊房氣廟其壘

跋五代登科記

右五代登科記一卷予頃在三館所抄中祕閣書五季
文物掃地取士無足稱特以國初卿相侍從皆當時以
儒科進者因刊我宋科名記故并傳之仍其舊書不復
考正也

跋先忠宣公鄱陽集

先君以建炎己酉出疆時年四十有二矣平生著書多
悉留檣李庚戌之春厄於兵燼無一餘者紹興癸亥還
朝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郡去明年而遭祖母之喪服
除未幾有嶺表之謫杜門避謗不敢復為文章謫九年
而即世故手澤之藏于家者惟北方所作詩文數百篇
乃獨存謹位而叙之以為十卷刻諸新安郡未彙次者
猶有春秋紀詠千篇云

跋李文公集

右李文公集十八卷以唐藝文志校之多八卷蓋常山宋次道所定也建陽小本獨多答開元寺僧書一篇亦不著目其辭反復溫潤與他文相類而集中又有所作鐘銘知其為習之文昭昭矣既是正之冠以蘇公序附其傳於後

跋癰疽方

疽發背三尺童子亦知為膏肓之疾庸醫既拱手無措或者又為高論以自神其術出傳劉涓子方以為得之

神仙家而湯劑不一用者惑之歛縣胡君所藏方簡要而有大功郡酒官蕭世京病此數日創大已如梔用其方而愈覽者勿以為無奇藥而忽之也

跋文房四譜

右文房四譜五卷參知政事蘇公所集番陽洪某假守新安刻之四寶堂蓋歛谿之楮潔白為天下第一黃山松煤自庭邇父子著名龍尾石與端巖相甲乙獨管城子少貶然亦不落宣城下是書當傳莫宜是邦予家所

藏譜硯之書以五六項居閒時頗嘗采獲大凡翰墨事
冀以綴蘇公書未就也巖邑無書可採閱不能終篇說
歛硯者凡三家品諸李者有墨苑姑以踵此編他須異
日云

跋文章緣起

右文章緣起一卷梁新安太守樂安任公書也按隋經
籍志公文章始一卷有錄無書郡之為郡且千歲守將
不知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並城四十里曰村曰溪皆

以任著旁有僧坊亦借公為重則遺愛在人蓋與古循吏比後公六百年而某為州嘗欲會粹遺文刻識木石以慰邦人無窮之思而不可得三館有集六卷悉見蕭氏歐陽氏類書中疑後人掇拾傳著於傳無益獨是書僅存可藏弄世所傳墓誌皆東漢人大隸此云始於晉日蓋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

跋吳少卿懋遺事

倉卒變故時搢紳先生忠義根于內則發見于外生且

不惜豈復為身後名計也事既定則闔口不言故有
嚴霜烈日之迹而湮鬱不播白者當時尚爾况後世乎
陽羨吳公以南宮舍人逢張楚之難寧捐生處死不肯
作勸進表一字復欲奮笏碎偽相之首言言英風輩古
為耦二十年來有貪天功者不使他人以忠義擅闕故
公之令名士大夫間或不能戶知之大編顯揚真有子
矣

題趙

闕

七逸圖

秦陵初立詞

關一關

得五人少遜趙公其一也予兄弟

仰高蹈景

關

屈宋之駕而後先參辰莫快一覩其猶

子能託繪事彰其家

關

之美開卷肅然如升堂覩奧而

瞻道德之光又以見公逍遙燕閒寄意筆墨進諸子於
道如此彼有譽兒癖者真可奴僕命之

書吳滋墨卷

士大夫不公持論故月旦評不足為人輕重百工以藝
定聲價貶其物之美惡名斯判然歛人吳滋以墨客游

縉紳間唯其松擇而烟良膠對而杵力旦旦用之硯不
滓筆不病使潘胡蒲史之品不能齊色而爭先雖無王
公齒牙之譽而增直三倍矣

題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盛德之士名與天壤不朽雖無五公詩札可也然先生
高蹈丘園安貧養病今其孫蔬食益不飽非此其身
在
其子孫誠難測耶

題吳司諫遺墨

尚書郎吳公以筆札獨步覽諫坡遺墨則義獻寶章有
自來矣

跋曾仲躬所藏張文潛草書

張右史文名滿天下而後之人不知其能書觀此墨妙
真可以藏之什襲

論衡跋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
所爭覩轉寫既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

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藏諸蓬萊閣庸見避
堂舍蓋之意

隸纂跋

東都隸刻今其存者幾二百雖工拙規園不同猶櫨梨
橘柚味皆可以適口四十年來中原入于金石毀于爐
好古之士不能多藏而悉見每介介焉予嘗韻分其字
為七卷釋其文為三十七卷尚患筆意不傳則擇其點
曳不闕者鐫之以為纂得十卷一代法書亦足以窺其

髣髴矣

跋元微之集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己酉
召還坐嘯是邦閱六寒暑今種山之喬木數十百章豈
亦有甘棠存其間乎橫空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
則其州宅之卒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當時謂之元和
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謂
蘭亭絕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

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
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矣微之嘗彙其詩為十
體曰旨意可觀詞近缺往者為古諷流在樂府者為樂
諷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
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宏順屬對穩切者
為律詩以七言五言為兩體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
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為題暈眉約鬢正配色
澤劇婦人之怪艷者為艷詩今古兩體其自叙如此今

之所編頗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白才
名相埒樂天守吳纔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越許
久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七年
矣乃求而刻之略能讎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為詮次
也書成寘之蓬萊閣

石經跋

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壅隔慮其遂
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
足然之喜

跋岐陽石鼓文

右岐陽石鼓文一卷頃在會稽得之鬻碑者而闕其第
八時常平使者徐子禮善篆持以問真贋又得其舊藏
複重一紙十鼓遂足初先公北歸有宣和殿所刊復古
圖一帙圖十鼓而釋之以車攻篇冠其首韋韓二詩歐
周二跋尾其後折衷以雲漢之章更有司馬天章公鳳

翔所鐫韓公詩篋中所藏甚備復集東坡諸公詩文為一卷念昔登詞科時實賦成王蒐岐頌於此蓋拳拳焉嗚呼驚驚不至豺虎同穴小雅詩廢今五十年摸索遺碑可為慟哭淳熙丁酉六月盤洲書

書劉氏子隸韻

予初見劉氏子隸韻紀原凡隸釋碑刻無一不有驚其何以廣博如是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間數十碑韻中初無一字至他碑所有則編次又甚疎略

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為甚難予因作隸釋目為之昏
孔宙碑南畝孔鮒王純碑粥糜凍餒文理判然此書乃
以畝作敏以糜作糜此類亦不一漢人專以假借為事
韻中略不表出學者何考焉

跋王順伯所藏荆公詩卷

予頃在會稽整比隸釋始識

闕

王厚之好古博聞賴

其助為多作別十年千里命駕出其先正荆國公遺墨
展玩再三敬書其後

跋丙申修改隸釋

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楊司隸名淮不名厥
張元益是偉伯之孫王睢非劉寬故吏膠東廟門是兩
碑石勦詩非費鳳碑陰校官碑以孤竹為孤竹之類增
改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淳熙丙申息祕官山陰遂正
之

跋趙子直尊人家錄

乾道丙戌廷唱進士名時著作君為第一某偶備相位

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攄擢甲科儒林以為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瞻前無隣本朝故事科舉先寒畯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事茲觀趙侯家錄其至言潛德誠宗藩之標的金巖教子厥有自來著作君須跋語因得竊識前事蓋紀實云

池州隸續跋

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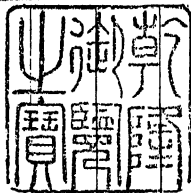
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于蜀後二年雪川李秀叔又增五卷于越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而輦其板歸之越延之與我同志故鄭重如此凡漢隸見于書者為碑碣二百五十八甄文器物款識二十二魏晉碑十七款識二欲令數書為一未能也今老矣平生之癖將絕筆於斯焉庚子十一月

淳熙隸釋跋

右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

拾遺補闕續卷寢多鄧江史直翁苔溪李秀叔一再添
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鰌板裨助蘇臺范至能以越
本刊于蜀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合而一之得聖賢嶽瀆
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孝講德一卷河渠橋道二卷阡
表墳銘十六卷雜刻三卷甄文器物款識二卷魏吳蜀
晉三卷譜一卷圖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六卷碑鄉
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甄器二十七某人垂意古學
見之訢然命掾史輯舊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傳

之將來或不束之高閣勞勤心目可無憾焉辛丑六月
盤洲老人洪景伯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盤洲文集卷

六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初喬齡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李斯咏

謄錄監生

臣

張元桂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四

宋 洪适 撰

經筵故事

策題

昏書

漢置五屬國

漢書匈奴傳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漢令霍去病將兵
迎之休屠後悔邪王殺之元狩二年盡將其衆度河

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封渾邪王萬戶為漯
陰侯裨王四人皆為侯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
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臣聞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禽獸之情猶不忘本
土故王制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達其志
通其欲使之咸安其居而已漢武帝北征西討斥地
廣土一旦得降人數萬豈不欲使之知禮義識廉恥
而遂為吾冠帶之民乃寘諸邊遠使其自為聚落者

蓋慮性習風土之不同飲食起居之異尚或不樂久處則有不測意外之變故分處金城天水諸郡又各置都尉以治之終漢室不聞降人背畔亡逃之患所謂外而不內疎而不戚聖王制御蠻夷之道無以加於此也

唐宣宗面察刺史能否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

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臣聞宇內至廣也斯民至衆也君門九重不能悉知其休戚必張官置吏以治之郡守縣令豈皆有廉白之行強敏之材耶為之守者得其人則進賢退不肖可以振千里之治唐之法五品以上除授則歸之朝

廷以下則屬之銓部雖有身言書判之制而限年躡級非復山公啟事固已賢愚同滯矣朝廷之所選用非其親舊鄉黨則轉相汲引者且不能人人識之其材與不材蓋不知也大臣猶如是則人主焉能知之夫以言貌取人尚或有失況于未嘗聞其言見其貌者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有虞所以致治也能言者猶或不能行其敷奏無可取者抑又可知矣宣宗亦唐之賢主大中初政有正觀之風史氏美其精於

聽斷可謂有志于治矣終不能比迹于可稱之三宗者輔佐多不得人雖有宏撫良法不能力行而然也可不監哉

漢宣帝誅韓延壽

漢書御史大夫蕭望之聞左馮翊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當問事東郡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更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廉穢官錢放散百餘萬遂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

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按東郡具得其事望之
自陳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既無狀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缺狡猾不道
天子惡之延壽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
持車轂爭奏酒炙莫不流涕

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致治漢宣
帝勵精庶政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稱為中興後世或

議其仁恩少損臣謂紀綱不立則何以拯中衰之弊
觀蕭望之察問韓延壽出于至公而延壽挾私以報
之帝已不直延壽猶俟有司判其曲直然後行法延
壽初守淮陽治甚有名及守潁川能變廣漢告訐之
俗黃霸斷之因其迹而大治在郡三歲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恩信周
徧于二十四縣吏民不忍欺給良吏如此固已希有
至其抵罪百姓攀車號泣朝廷豈不聞亦不能脫其

死或謂刑失之重然夷考當時蓋于定國為廷尉罪疑從輕人自以不寃又公卿議罪俱無異辭則延壽雖有治行不能掩其罪以一懲百寧有不治之患彼名聲不及延壽而罪戾過之者必無漏網之幸也

周世宗斬樊愛能何徽

五代史周世宗擊劉崇于晉陽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欲誅之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

責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其死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臣聞天壤之間蟲魚微物尚猶貪生而畏死況赴赴之士而欲使其冒白刃不避者以有賞罰驅誘之爾然熊羆之士帶甲成林賞不信罰不必皆不足為用

五代之君惟周世宗為英武南征北討無不如志者
能執勸懲之柄也蓋無功而賞謂之濫恩有罪不誅
謂之佚罰有賞而無罰則是姑息之政不足以激勵
士卒惟明主知其然故以爵祿結其心以刑戮鞭其
後使其聞將軍之令而凜如秋霜有進死無退生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以征則克矣又况為大將者爵位
已崇珍寶已積奴妾音樂已盛名園甲第已侈愛其
身不啻千金之子國家但易于行賞而恕于行罰使

之無所忌憚則其下雖勇如賁獲馭之非其人亦不能成功樊何皆一時貴將何徽又有舊勲而不免其死世宗賢矣哉

仁宗皇帝久任許元

缺

十三日御筆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

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與利除害缺用缺

仁宗朝用許元故事優加利

旌擢顯用施行

仁宗皇帝皇祐三年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金部員外郎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

為副使既久又為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軍其材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乃特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留久任

臣聞漢之倉氏庾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諸使歷二十餘載仁宗皇帝久任許元實與漢唐相符而賜第除職所以獎勵之道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蒞一職掌一事旬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之可

也惟財計之臣非久于其官則不能知首尾源流若使其坐不暇席雖有斫桑心計亦安能興利去害而致錢流粟腐之如皇祐聖政真可為後世法

試館職策題

為天下國家未嘗無弊事善為國者因其弊而治之如俞跗扁鵲之療病原其脈之表裏量其疾之淺深鍼石湯液隨所宜而用之則沉痾可以復起三代之政忠實文之不變則缺後不缺立國蓋樂因循而憚改作誠

非經久之道也今日之弊姑撫其大者論之官之冗極矣調于銓部者率常數百人僻遠之簿尉至于逆用五年闕擢于朝廷者雖外臺連率亦或待次至有俟校官十年之期者法不可不變也將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以清入仕之源其事果可行乎兵之冗極矣天下之財耗于供軍者什八頻年以武功行賞其官進則其俸增新招神勁忠義諸軍其數多則其用廣弊不可不革也將欲覈虛偽之籍汰老疾之人以節蠹國之費其

事果可行乎理財之政盡矣稅賦有定而水旱無常爵
已鬻道釋已度鹽茗酒醢之物皆有權商賈之貨皆有
征財不可復生矣一有不時之須

缺

相視慮形于

色其政不可不講也將欲糴多田之贏借間架之

缺

以

規足用之效其事果可行乎貪贓之風甚矣州縣小吏
蠶食齊民鮮廉白之操仕至于二千石尚或簞簋不飾
谿壑無厭罹文法者相繼三令五申無所忌憚其風不
可不戢也將欲用鞭箠之令施黥墨之刑以遵祖宗之

制其事果可行乎主上勵精庶政宵旰焦勞思揀數者之弊而談者或謂行之則傷恩起怨損忠厚之政若然則委靡苟且日趨於不振何以善其後所謂弊者終不可革耶夫核名實摠權綱兩漢之君所以致中興也考古驗今願聞至當之論將以告于上

乾道二年殿試策題

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茲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予大夫褒然待問必有崇論遠慮副朕詳

延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今朕夙興具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水未知攸濟間者設舉薦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也塞徼幸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未立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未裕賦墨之刑非不嚴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錢穀之問非不勤而未能使國有積年之儲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

如農改幣以贍邦用或謂鐵不如楮豈為之不得其要
與抑文勝而弊難革與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內修政事
宣王所以興周綜核名實中宗所以隆漢考之方策其
施行之跡何如子大夫通達古今明于當世之務凡可
以移風易俗富國強兵者悉陳無隱朕將親覽焉

代求昏書三

結廬在望相聞雞犬之聲克斧于行乃得鳳凰之下敢
褻賤而致問用發幣以通儀伏承某人執事婉從協家

人六二之吉而某人過庭退學習禮經三百之言念合
悉以惟時抑繫繩之夙定匪伊朝夕復取束楚之期若
節春秋遂獲芣蘋之助

遷客居夷鮮矣婚姻之間伍符乘障幸哉聲迹之通克
斧既諧抽毫寧後公之女有季蘭之德某之子以前英
為師念合悉以惟時喜奉匹之得助兩家來往無山川
絲邈之勞一日還歸遂骨肉團樂之願

傾蓋南州相驪一日之雅束薪東野不與三星之期爰

發幣以尋盟敢褻牋而致問公之次女習觀籩豆德謂
季蘭某之弟涉獵簡編譽漸華萼方合謀于二姓乃定
好于一言不疑銜袖之書何待語冰之夢鳳凰之占懿
氏亦既欣然天壤乃有王郎恐非偶也

送禮書

風不相及好久闕于嗣音秋以為期禮浹修于用幣遙
俟烏鵲之喜式知鳳凰之和不腆綺牋更須金諾

送幣書

華宗謀對已尋合姓之盟嘉禮造端浣布請期之幣將
庇伉儷以宜室家不腆贅儀敢陳他贖

代許親書

堅管鮑之深交兼金重諾講朱陳之舊好奕世連姻拜
況甚都告虔敢後伏承令甥過庭有得蔽毛詩三百之
言而某女子主饋未閑慚家人六二之吉念風期之素
厚更冰語以儵同久勤顓介之臨何幸懿親之綴閱人
多矣無如宅相之賢以子妻之即有門闌之喜

求親書

持使者節微前好于日邊同君子寮接英蔭于領表以
奕世傾蓋之故無常人伐柯之難令女典訓素漸佩斷
金二同之誠某人詩書願學慕白圭三復之風方求伉
儷之賢有賴烝嘗之助問名斯始既銜袖之弗疑得請
為期庶委禽之可卜

言定書

比獲通家遂謀合姓既語冰之得諾敢諏日以結盟蓋

田廬雞犬之相聞宜婚牘鳳凰之允叶匪伊朝夕請束
薪束楚之期若節春秋覲采藻采蘋之助有慚薄幣已
件他函

送禮書

歌風人之漚紆思得淑姬逢月老之繫繩吉占介婦可
無純帛往助禱裝不腆之儀別陳于素

大兒求婚書

擊柝相聞舊矣風期之講伐柯有得欣然永語之同發

幣云初褰牋敢後伏承令女佩歲佩悅已練習于婦功
而某長子某學箕學裘亦踐行于子職入官雖久主饋
尚虛聿求伉儷之賢所賴烝嘗之助繫繩不棄合卺可
期食魚而河必魴茲惟達裔乘龍而門多喜祇媿前英
不腆之儀別陳其目

送禮書

為息覓婚已得百黃金之諾行媒受幣重慚雙白璧之
珍時既及于標梅助即期于采藻

次兒求婚書

鄉鄙德尊所謂文人行也兒曹下品欲以其子妻之相
先一紙之書無待十緇之幣伏承令女熟組紉于姆教
可但鞶絲而某第二子荒篆刻于童蒙有慚弓冶方謀
介婦廼得季蘭曾銜袖之不疑顧析薪之焉用重諾過
黃金之百輕繡非白璧之雙食必河之魴斯焉偶大射
如臯之雉何以瞻前

送禮書

溯江而上更同拜于除書采澗之中豈偶諧于昏牘天
借兩家之便日從三易之占可無色絲以固前好歡欣
交集宣布無窮

昏書

接鷄豚之社昔者知名誦魴鯉之詩難乎擇對吉既符
于泰筮禮必講于賁爻伏承令女習慣執籩講明舉案
而某人已稱三語不廢一經正茲中饋之虛幸矣淑姬
之得匪朝伊夕即諏束楚之期先春後秋遂獲芼蘋之

助

回朱氏昏書

介弟持衡方慶一莊之獲行媒進牘遂諧二姓之驩發
幣鼎來報瓊不腆先輩寧芳月窟振響雷門妹子所乏
婦容稍通女憲叶疇人之占鳳喜歸妹之乘龍結褵而
九十其儀蓋聞耳象在饋得六二之吉庶盡心焉

回許氏昏書

馬牛之風不及負隔鄉關鳳凰之卜于飛遂諧昏牘鼎

來純帛有醜英瑤先輩摘詞魏中于乙科次女主饋未
閑于內訓裏言不爽良匹焉依姊妹有歸在同郡獲同
年之好蘋蘩可采須行媒申行療之期

第三子婚書

揚舲假道方披拂于風儀傾蓋定昏無往來之水語謀
之泰筮講此幣儀伏承令女姆教雍容已有采蘋之德
而某第三子師資涉獵未成折桂之名竊仰高門妄希
嘉耦豈謂一言之決遂諧二姓之歡食魚取鮒既自欣

于必宋射禽得雉將有媿于如臯

第四子昏書

仰先反之碑恭惟文人行也求小兒之婦得此季蘭尸
之泰筮既從幣將敢後伏承令女采蘋采藻蓋女憲之
兼通而某第四子學箕學裘顧祖風之弗繼不謂裏言
之達遂諧嘉耦之歡鷄狗之音相聞曾里門之不達鳳
凰于飛曰吉豈昏牘之無因

第五子昏書

三世連姻舊矣潘楊之睦十緇講好漸于竭末之間宋
城之牘豈偶然渭陽之情益深矣伏承令女施顰有戒
是必敬從爾姑第五子學箕未成不能酷似其舅爰謀
泰筮用結驪盟誇百兩以盈門初非競侈瞻三星之在
戶行且告期

第五子黃氏昏書

平時講德未披拂于風儀此日連姻無往來之冰語訊
之泰筮講此輕縑伏承令女姆教雍容已習采蘋之訓

而某第五子師資涉獵未成刻楮之功茲仰名門願希
嘉耦孰謂一言之決遂諧二姓之驩鷄狗相聞蓋鄰疆
之不遠鳳凰曰吉豈昏牖之無因

潭倅昏書

猶子連姻已協食飭之詠友于擇對復諧占鳳之祥往
助補衣敬輸純帛伏承令女久明婦道家弟克守官箴
虛中饋以有年賴前緣而偕老匪伊朝夕即諏丕楚之
期若節春秋遂獲采蘋之助

長孫婚書

繡衣赫奕嘗瞻父執之尊純帛森羅茲締孫枝之好令
女女歲夙講長孫家學粗傳瓜代結盟有雲來之深契
鳳占得吉匪媒灼之多言不腆騁儀已陳他牘

第七子昏書

里閭在望鷄犬之音相聞昏牘有憑鳳凰于飛日吉迺
諏良日用講贅儀令女習慣婦儀已佩采蘋之戒幼子
剽聞師說未榮拾芥之名中饋是述行媒可信想百兩

盈門之禮深媿前塵對三星在戶之期願尋宿諾

新塗昏書

企雙升之儒門相聞擊析諧宋城之昏牘不假伐柯泰
筮既從輕縑可講伏承令女素閑姆訓共欽四德之全
幼弟久服師資未反三隅之問茲緣親契遂締歡盟愚
子連姻已負乘龍之媿友于求偶復欣占鳳之祥不腆
菲儀式迎嘉命

姚氏昏書

驚峰棹鞅嘗同翰墨之盟鴈序彈冠復款衣裳之會茲
諧昏牘端有夙緣既秦筮之相從宜贄章之可講伏承
存心女史能尊彤管之賢而某束髮師門未飽牙籤之
讀速宜家之淑艾得采澗之季蘭必河之魴喜華宗之
合姓如臯射雉疑前事之寓言

楊氏禮昏

訊敬仲之占卜云其吉紀宋城之牘天且弗違伏承藝
圃零芳儒科得雋長孫女稍知女憲所乏婦容既協比

於鄰封不徒勞於冰語鼎來幣物已藏倩鴈之書慶集
門闌將迓乘龍之喜

盤洲文集卷六十四